

· 楊石隱 ·

中國第一對夫婦畫家

中國繪畫藝術有兩千多年的悠久歷史，歷代畫家人才輩出，上至天子王侯，下至販夫走卒，名家之衆不可勝數；其中以書香世代，一門數傑都是名畫家的，也不在少數。我國畫家中，有皇帝畫家宋徽宗趙佶、酒保韓幹、強盜蕭照、方外巨然和尚、光華長老、丹青世家李思訓、父子畫家米芾、米友仁、兄弟畫家閻立本、閻立德，還有一門五代畫家七人的馬遠一家。至於夫婦齊名畫家，要推元代趙孟頫與管仲姬爲首了。

趙氏書畫文學都卓絕千古，爲我國歷史上有數的全才畫家，管氏是一位藝術天才的女性，她的筆調清絕，運斤成風，是晴竹新篁的創始者。夫婦倆旗鼓相當，水準齊一，最是難得。現將他倆分述如次：

趙孟頫，字子昂，別號松雪道人，是宋太祖趙匡胤的十一世孫，秦王德芳之後，分邑至湖州，遂爲湖州人。湖州舊名吳興郡，因此後人稱他趙吳興。他的故居叫松雪齋，有鷗波亭，他也曾作鷗波亭圖，是以又有人稱他趙鷗波。宋理宗寶祐二年（公元一二五四年）生。入元後，於至元二十三年（公元一二八六年）應召至北京，次年晉職兵部郎中，三年後出調同知濟南總管府事。至仁宗延祐元年（公元一三一四年）擢集賢侍講學士；延祐三年，擢翰林學士承旨，是以有人稱他的官銜爲趙承旨。至英宗至治二年（公元一三二二年）卒，年六十九歲，封魏國公，諡文敏，是故後人稱他爲趙文敏公。他自幼就聰明過人，讀書過目成誦，及長，才氣英邁，神采煥發，詩文清遠，執筆立就。他作山水，初不經意，隨紙點染，要山即山，要石即石。好畫馬，自己說：頗能盡馬的性

格。以飛白畫石，以金錯刀書法畫墨竹。畫入逸品。人物、山水、花鳥、樹石無所不能，無所不佳。

管仲姬，原名道昇，吳興人，宋理宗景定三年（公元一二六二年）生，少趙孟頫八歲，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，隨她丈夫趙孟頫至北京，仁宗延祐四年封爲魏國夫人，是故人們稱她爲管魏國。至延祐六年（公元一三一九年）病逝於臨清舟中，在世五十八歲，是一位有藝術天才，和精深造詣的女性。工詞章翰墨，擅畫竹石梅蘭，筆調清超，有運斤成風之譽。晴竹新篁，說由她創始。據爽籟館欣賞記載，她曾臨摹過吳道子的魚籃觀音。又據式古堂書畫彙考說，她曾作長明菴圖。是則她的人物山水也有相當造詣。

關於趙孟頫和管仲姬的藝術成就，及他倆夫婦間的恩愛，早已傳爲千秋佳話。其中一聯是：「孟梁雙璧合，管趙一泥融。」管趙泥融的典故出於管仲姬的一首詩，抄錄如下：「我儂兩個，忒煞情多呵，將他來都打破。重新下水，再團再鍊再調和；再捏一個你，再捏一個我。那其間，我身子裏也有了你；你身子裏也有了我。」由這一首詩看來，就可意味著她倆恩愛的程度了。

他夫婦倆的書畫作品也時常合作。武宗至大四年（公元一三二一年），趙孟頫奉使蒼梧，他畫的春江垂釣圖還沒完成，孟頫去後，管仲姬就補寫墨竹幾叢，來完成它。管仲姬畫的墨竹卷，趙孟頫也爲她書修竹賦，珠聯璧合，不知羨煞多少人家。

趙孟頫的書法，直詣晉唐，真、行、篆、籀四體皆造古人地位，當時求他寫字的人相當多，但他從不取分文以爲酬報。他本是宋朝宗室，宋亡後，家產蕩然，生活拮据。一天，有兩個道士登門求他寫字，僕人向他通報說：「門外有兩位居士求見相公。」趙孟頫怒道：「什麼居士？香山居士嗎？東坡居士？這些吃素的風頭巾，都稱居士，不必理會他。」管仲姬聞說就勸他道：「你管他居士不居士，人家拿財寶來求你寫字，並不是向你化緣，你焦躁作什；我們的家境已不同往日，刻下需財正急，賣字謀生也不能算是恥辱，何況寫字換顰先賢王羲之早已在先例呢！」趙孟頫覺得妻子所說，正合道理，於是改容吩咐家僮招呼兩位道士進來，相見後，道士拿出銀子十錠說：「今有菴記，是奉教授所撰，求相公作書，區區銀子，是送與相公爲潤筆之資。」趙孟頫斯時變了和顏悅色，欣然受下，吩咐僮僕端茶，延兩道士入座，談了多時才去。

元世祖忽必烈底定中原之後，知道中國的文化高深淵博，根深蒂固，牢不可拔，消滅不來，乃轉而利用。於至元二十三年（公元一二八六年），派出行臺御史程鉅夫前往江南搜訪前朝遺逸，替元朝效忠，得趙孟頫等二十餘人，分別予以重用。趙孟頫當時爲功名利祿沖昏了腦筋，忘記了自己是宋朝的宗室，竟然受召前往燕京爲元帝效命。夫人管仲姬深明大義，屢次規諫，勸他明哲保身，並填了一闕詞以見志說：「人生貴極是王侯，浮利浮名不自由，爭得似，一扁舟，弄風吟月歸去休。」可是趙孟頫終於不聽她的規勸，爲白圭之玷，縱有更好才華，也不免受到千秋萬世人們的訾議。

趙孟頫的一生，在學術修養上說來，是非常淵博而精深，可說是中國歷史上首屈一指的全能畫家。由於南宋一代的人物山水畫爲李唐畫派所籠罩，系無初出，初期馬遠、夏珪繼起，尙有新意，但到了末期，變成了因襲，弄到內容日益空泛。趙孟頫對藝術的認識甚爲清楚，在他開始從事繪畫，就不滿意於南宋風格，所以他的作風，絲毫未受到李唐畫派的薰染。入元後，他便提倡復古，企圖上追唐、五代和北宋的畫派，來重整畫壇的風氣。他對山水的主張，在他自跋畫卷有這樣的說法：「僕自幼小學書之餘，時時戲弄小筆，然於山水獨不能工，蓋自唐以來，如王右丞、大小李將軍、鄭廣文諸公奇絕之跡，不能一二見，至五代荆、關、董、范輩出，皆與近世筆意迥絕，僕所作者，雖未能與古人比，然視近世筆手，則自謂少異耳。」由於他追摹北宋以前的風格，特別是李成和董源。他的體制可說是從李成和董源的流派蛻化而來。他的效果開了元朝山水畫的新局面，引導了日後元季四大大家的發展，成爲有元一代的山水畫大宗師。

趙孟頫在山水畫上的成就，於水墨用筆方面，

是從王維、荆浩、李成、董源幾家加以洗煉，而達到精純的境界，即所謂：「有唐人之致去其纖；有北宋人之雄而去其獷。」他把董源、李成兩家結合起來，取其圓潤、透逸、清雅、涵蓄，畫面出現一剛柔相濟、靜穆溫和的氣氛，完全改變了南宋劍拔弩張的現象。在著色方面，他採用青綠重色，而不失水墨雅素、靜穆蕭疎的效果。王維用水墨代替青綠金碧，趙孟頫則反過來用青綠著色來增強水墨的意趣。

趙孟頫的人物、花鳥和畫馬，因為他的復古觀念，追求唐宋風格，所以一切都著重於唐及北宋諸

大家的筆法修養，他的人物多數採用白描畫法，顯得非常高古，他的花鳥，不是細緻的描繪，而是簡略的粗筆，生動有趣。他善於畫馬，當時的人以唐韓幹來比他；他自視甚高，自題畫馬說：「余自幼好畫馬，自謂頗近物之性，友人郭佑之嘗贈余詩云：『世人但解比龍眠，那知已出曹韓上』」，曹韓固過許，使龍眠無恙，當與之並驅耳。」元代畫馬能手，聚於趙氏一門，他的兒子趙雍、孫趙麟都以繪馬著稱。他的墨竹，水墨豐腴，筆勢厚重，對於枝葉的向背紛披，生動而多變，深刻地表達竹的形與神，也是一代名手。

空軍「DICS」通信系統初創之導正

·賈福林·

我是「中空」的老訂戶，今年元月份讀到刊載於八二四期，題為「從通信談空軍的『DICS』——島內通訊系統」一文，後從文中獲知，作者李家勤先生係戰時流亡學生，轉任美軍顧問團，或國防部聯絡軍官，非我空軍所屬通訊人員，對所賦任務及執行之工作範圍亦不甚瞭解，以致錯把「馮京當馬涼」，在所難免，特藉大刊一角，做一說明。

筆者畢生專職空軍電子通信，自電子通信學校第四期正科班結業後，又續往空軍指揮參謀學院第二十五期深造，歷任分隊長、中隊長、大隊長、通訊官、參謀官、科、組、處長，參謀長、指揮官、空軍總部通信處長。

緣於民國三十七、八（一九四八、九）年戡亂時期，我空軍電子在三軍電子通訊中，即表現優越，尤以在南京，我空軍電子通信總隊即已建成「京滬（上海）」、「京徐（徐州）」、「京漢（漢口）」載波等三大系統網站，開軍民通信之先河，電話直接通達，做到安全、迅速、確實之要求。

在「徐蚌會戰」軍情緊急當口，先總統蔣公在南京可直接與徐州剿總司令官劉峙和杜聿明將軍

通話，指揮軍機，交換軍情，深受陣前高級將領之信賴。

惜通信順暢，卻遇大局逆轉。國軍於三十八（一九四九）年撤退臺灣，先總統蔣公在整頓三軍之餘，陸軍通信署長由空軍通信總隊長黃緒彪將軍調任，並借調空軍部分載波臺人員至陸軍工作，且具「種子教官」之作用。嗣後美援到達，才開始建立「DICS」，所謂「島載波通信系統」，同時又協助陸軍成立「載波大隊」，由空軍調派李仁元上校擔任隊長。

李家勤先生當年陪同美軍顧問工作，時時見到空軍人員參與陸軍通信作為「客座輔導」，因此錯把陸軍單位當成空軍所屬，實則空軍通訊系統早於大陸時期，即於上述建立了三大系統，其中載波臺數十座，除去「徐蚌會戰」撤退損失一座外，其他均完整撤遷來臺，並已完成全島八大基地載波系統，且擔任戰備，較諸「DICS」陸軍載波，早有數年之久，且功績非凡，掌握我空軍作戰最大機制！特作以上說明。

慶祝「八一四」勝利七十二周年徵文啟事

今（九十八）年為空軍「八一四」勝利七十二周年紀念，為發揚空軍「八一四」精神暨「笕橋」光榮傳統，宣揚空軍進步與壯大，「中華民國的空軍」月刊將策辦慶祝專輯，歡迎官兵、眷屬及讀者踴躍賜稿，以光篇幅。

慶祝「八一四」勝利七十二周年徵稿要點：

一、「八一四」空戰憶往。

二、發揚笕橋精神，再創「八一四」光輝。

三、精練戰技捍衛領空，建設現代優質空軍。

四、弘揚空軍忠勇軍風，締造輝煌戰果。

五、發揚「八一四」光榮傳統，積極完成建軍備戰任務。

來稿以五千字以內為宜，散文、詩歌皆可，題目自訂，並有格稿紙撰寫或電腦打字，內文有關人名及地名請務必書寫清楚。稿件請於七月十日前寄臺北市仁愛路三段空軍司令部「中華民國的空軍」月刊收；文稿如有照片請一併賜寄（或以電子檔傳送），刊載後壁還。空軍司令部文宣戰組敬啟